

永懷于右老

(本文插圖刊第47、48頁)

●王廷柱(書法家,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)

民國前十年(公元一九〇二年)光緒二十八年滿清政府鑒於潮流的演進,決定廢除科舉制度,下詔頒佈學堂章程,興辦了各級學堂。陝西商維五屬地區,在商縣成立了商山中學堂,首任堂長由當時的名舉人于伯循先生出任,伯循先生即是名聞國際的中國革命元老于右任。他取名右任,表示不屑披髮左衽,隱含反清意識,可見他矢志革命,在少年時期已經下定決心,他在求學作事初期的抱負便與眾不同,可見成功之偉大,享譽之崇隆,決不是偶然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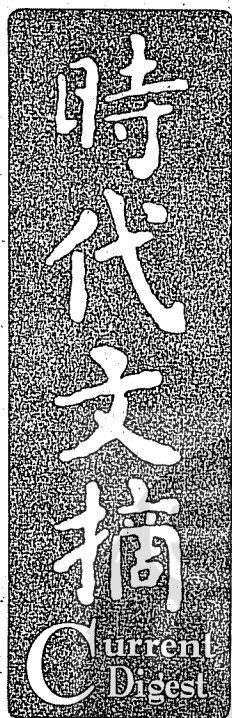
民前八年(一九〇四年)甲辰二月,中國最後一次會試在河南開封舉辦,右老由商縣首途赴汴應春圍,道經維南,謁恩師張淑瀾縣令,並與其師張公告別之次日,赴潼關經石門鎮吾家,會晤老友先伯父雲程公,(先伯父諱永展爲清貢元),留一日即向開封進發,其時我剛滿彌月,家人在我能記事時,常常談到于右老應試前來我家的經過,記憶猶新,現在我已年逾八十,流光如駛,歲月匆匆,令人不勝今昔之感。

民國十三年(一九二四年)春天,我修業於國立西北大學文部,接上海大學渭南常光祖、華縣王恒萃兩君函,得悉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在滬招生,試場即在上海大學,聞訊遂約同我們商維在省農職的同學樊益友、陶進行兩君,買舟自黃河順流而下,再轉乘火車至上海,但考期已過,不及與試,又轉而至廣州,其時適因中國國民黨改組,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未久,北方革命大老于右任、張溥泉、李石曾、王用賓等均在廣州,我即約集與我們同一情況之北方同學百餘人,推出代表謁晤于右老於廣州東亞酒店,右老不忍心由北方南來萬里跋涉莘莘學子的向隅,遂聯名上書孫總理,要求錄取,不久由校方決定補考一次,試場在長堤的軍校籌備處,這一次錄取六十名,連同前在廣州、上海所招之四百餘人同時入校,此次投考,我幸列第五名,以後側身有地,不至流落異鄉,心情不禁爲之一暢!

民國十四年春天第一次東征後,請准公假回北方爲革命盡力,至上海,先住上海大學宿舍,不兩日應王陸一兄之邀,住在王寓,其時王陸一兄喪偶未久,家中僅陸一兄與胞妹秀清兩人,我住王寓月餘,晚間與陸一兄說三道四,談古論今,日間則與

其妹研究寫字，雖為時不久，直接間接獲益不少。在此期間，三天二日，亦為黃河路于公館的常來者，有機會時，即聽于右老講革命故事，或請教寫字方法，吃喝隨便，一如家人，其時右老兩位公子于望德十餘歲在家不常見，于彭僅九歲而已。

民國二十七年，國民政府西遷，于右老率監察院高級人員，暫在漢口法租界辦公，我任武漢警備旅旅長，負責武漢警備勤務，隨時晉謁右老請益，先後約有半年時間。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漢撤守前夕，于右老始乘船西進至重慶到監察院辦公，我於武漢會戰後，奉派五十五師一六五旅旅長，先駐宜昌，擔任江防部隊任務，不久奉調至四川奉節整訓。二十八年三月，調升五十五師副師長，再調駐浙江之二十二補充兵訓練處少將處長，民國三十年調六十三師師長未就任返渝述職，後任軍政部警備總隊總隊長。民國三十四年，抗戰勝利日寇投降，奉調陸軍大學受訓，校址在重慶近郊山洞，在于右老住所附近，得以時時親往請教，受益尤多。三十六年陸大結業，國防部令派遠征東北，過南京晉謁右老，承他向中央提名並獲得我淮南故鄉父老熱烈支持，當選為本籍國大代表，數十年厚蒙提挈，右老逝世時，我曾恭撰輓聯：「從軍從政多蒙提攜對公永執弟子禮，為國為民不辭勞瘁淑世常存君師心。」藉表感念與崇敬的赤忱。記得有一次（約在民國四十二年夏天）在右老青田街寓所，談話間他一再的為我抱屈，我則答以：「院長對我好，僅知道我的長處，不知道我的短處」。右老問：「你有何短處？」我答以：「賦性倔強，遇事對人不肯阿附，既無力創造環境，又不甘適應環境，我不吃虧，讓誰吃虧，您說？」他聽後哈哈大笑，頻頻說：「有道理，有道理！」當時並書一對聯付我，其詞摘自陸放翁詩中的聯句：「風雲未展康時略，天地能知許國心。」我得此一聯精裱後視為傳家之寶，珍藏書篋，老人一片真誠愛護我的心情，令我永久難忘懷！



「亞洲影后林黛」、「許志遠」、「孫鳳鳴刺汪精衛真象」等佳作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零售每期新臺幣玖拾元，訂閱全年玖佰元。郵撥〇一六八六六—五號時代文摘社帳戶。

時代文摘是最值得永久保存珍藏的好雜誌，每期都刊有創作及選載摘譯名著。九十三期要目：張大千談畫、張大千的韻事與家務、曹志源「小強人脫險記」、丁驥「談相與算命」、趙廣颺「情何以堪」、邊緯文「復旦大學新一代」、莫珍莉